

第二十一屆五虎崗文學獎散文類首獎

瀛苑副刊

那天，電話那頭的母親，問著暑假可否抽空回家，面對少小離家的自己，「家」實是個看似親密卻又脫離的異質空間。「該不會又是誰要過生日了吧？」說來也可笑，每次讓母親「哄」回家的理由，總是因為「生日」，而這種範例一開，卻變為無時無刻都有人在過生日，曾經懷疑母親是否記錯諸多家族親戚的出生日期，後來識破母親的「計謀」，也只好欣然接受這項美麗的騙局，陪著母親興奮地為壽星祝福。

「這次又是誰生日啊？」半開玩笑似的，向母親詢問著。

「生日？……」母親顯然疑惑了一下，然後說：「沒有啦，是你妹要訂婚了，當大哥的總要回來看看吧……」

「他們才認識半年吧？這樣會幸福嗎？」

「幸福……會啦……應該是會不錯啦。」

母親的話語裡，偷掩著一絲愉喜，隨後她高興地說了些生活瑣事，掛上電話，母親的聲音隨著話筒的掛上轉為沉平的嘟嘟聲，但我底心卻是激動的。妹妹，不是還只是小女孩嗎，怎會在轉眼間將是披上婚紗的新嫁娘了？追想起這幾年鮮少在家日子，隨著學籍轉換而有著不同居住地，在變遷不止的現代社會裡，這種流動的日子，仿若是網路世界竄流的電離分子，每時每刻朝向不同方向前進與流動。

輕嘆了一聲，想起「婚姻」這事，那是既遙遠且迫近的話題，對某些人的意義而言，是有著「安定」的成分，對於妹妹而言呢？很早就與學校學業脫離的妹妹，對於社

會磨練相信早已是本豐富的筆記書，但對於結婚一事，不知道她是如何假想的，或許更殘忍地說，自己一直沒有給家人好好說話的時間，總是習慣應聲截斷，用自己學問的小聰明去推斷分析家中的各類大小事，從升學問題到婚姻危機，到其他親戚的一些瑣事。

突然，面對這些事項，開始對自己的武斷產生懷疑，這些家庭瑣事背後的真實意涵真能完全懂得嗎？而關乎幸福的追求，憑什麼立場為他人發聲？知道妹妹喜訊那晚，夜顯得漫長。

然而，生活世界繁忙，讓人無暇去思考太多，匆匆參與訂婚典禮後，便又隨即離去，當南台灣仍奔放著夏天熱度時，隨著列車的北上，早是爽涼如水的金風習習。中秋節前夕，收到一盒餅，不是秋節應景的月餅，而是妹妹從南部寄來的結婚喜餅。

餅盒上是美麗的女孩圖案，純潔模樣搭配著深邃的雙眸，像是有萬千種期待，以無言方式流訴給眾人知道。看著喜餅，有段時間是呈現恍神的短暫迷惘，待回神的片段裡，細細地將封盒膠帶折起，慢慢地打開餅盒，滿眼的五色六顏全部飛奔而出，每個包裝精美的餅，正向眾人宣告婚禮喜訊。

拿起其中的一個鵝黃色包裝的餅，剎那間，過去吃喜餅的記憶全部擁上心頭。很小時候，南部鄉下結婚的喜餅往往是中式傳統的大圓餅，而其內餡泰半是鳳梨酥或是綠豆椪之類的，年紀尚小的我，並不會被這種食物感動，喜餅而言，只知道有人要結婚了，然後可能是爸爸或是阿公會帶我去吃場喜酒，如此而已。

世代的遞嬗，也讓結婚形式有著不同方式的更轉，過往的婚用大餅，逐漸被西式的餅乾所取代。還記得第一次家中有餅乾盒式的喜餅時，竟然還以為是家人從哪買回來的禮盒，直看到旁邊的喜帖才知道，原來這是喜餅。當入口的瞬間，竟是無數的甜蜜與溫馨的組合體，而絢麗的包裝下，則露顯出愛情的繽紛；而那無法強烈碰撞的餅，也正是愛情易碎的最佳寫證，不論中式或西式喜餅，這其背後的隱喻，有其物與情的相

互轉化的可能。只不過那種甜滋的感覺，總暫時麻痺陰暗的面孔。

原本想立即拆啟食用的衝動，卻發現這次的喜餅，竟是如此無法入口，過去從未發覺每個喜餅甜蜜的背後隱藏多少心情，那是每個待嫁女兒複雜悸動，與家人們捨不得卻又祝福的繁雜情愫。關乎「捨不得」的痛楚，好似真的明白了——捨不得自己妹妹出嫁，捨不得兄妹間雖有爭吵卻仍相互尊重，過往與妹妹相處場景，如是倒轉的影片，正在眼前展演。我發現關於「大哥」這個角色，實在失職，妹妹反像是姐姐般，用比母親更柔情親近語調，在傷心失望時刻，給予滿滿鼓勵。車禍住進醫院，妹妹由南部趕上來看我，心疼的神情不說自明；而排假到台北找我，我卻只顧與友人嬉鬧，略視了她休假的可貴。想起這些寡情的往事，不免讓自己羞愧不已。

記得妹妹曾告訴我，妹妹老是覺得自己不夠聰明不能擔負起許多責任，卻在婚姻的事件裡，勇敢跨越屬於生命裡另一個歷程，比較起來，我是懦弱多了。當面對幾次不順遂愛戀故事後，關於情愛幸福，早已不敢再想；傷痛的當下，幸福被暫時隱匿，隱匿久了，便逐漸讓人忘記它原先的位置，原本的美好，盡是被無情的傷疼充斥。當書本知識積累愈多時，對於幸福渴求也變得繁複起來，那是充滿許多挑戰與難以言說清楚的混沌與模糊，這是種知識份子的悲情，還是另類擔負？

放喜餅回盒內，重新細細將剛剛撕掉的膠帶黏回盒緣，這是妹妹的習慣，她說這樣別人就不會發現有偷吃的痕跡了。此刻，我沒有偷吃，而好似被偷走了某種東西。

回到發亮電腦螢幕前，環顧四週，竟發現自認為的「幸福」是停留在永不能滿足的電子產品，與諸多理論知識架構而出的生活世界觀，紛擾的城市裡，當使用「手機」連絡別人成為「理所當然」，而用「MSN」與「電子郵件」跟別人溝通視為「必須」時，當人與機器謀合成為新主體時，便會產製出新的社會意涵，這個社會好像正往著這領界在走，我霎時充滿弔詭的錯愕。想起至今仍沒有手機的妹妹，原本想送她手機當結婚禮物，突然為自己的抉擇感到惘然了，或許她只希求能夠在每天下班後，好好地睡上一覺便就心滿意足，任何外在物質事物，都是多餘。

在某次家族聚會時刻裡，姑姑把我拉到旁邊說：「那天妹妹說：『我學歷這麼低，哥哥會不會看不起我？』後來說著說著，妹妹就哭了起來了。你不會看不起她吧？」姑姑眼睛直直地看著我，我半晌應不出話來，原來知識氛圍足夠盛氣凌人，進而殺人於無形之中，往往最親近的人，是被傷害最深的。轉身看著妹妹，跟姑姑輕鬆地回應：「當然不會。」在那當下，心其實都碎涼了。並不是不相信的涼冷，而是種訝覺之後的冰寒驚恐。

當與家人「分享」成為件既奢侈又浪費的事情時，任何猜忌與不相信，總會在不經意時，流現出真實面貌的酷峻。

結婚前夕，問妹妹準備得如何，妹妹說工作都快忙死了，想簡簡單單趕快結束就好。雖然，婚姻是重要的事情，但開始學習尊重他人的抉擇，本想在這時間點上提出小說式的問題：「你確定真的愛他嗎？」之類的話語，全數吞和入肚，畢竟萬事都在準備打量中，任何的問號與疑猜，儘成為沒有意義的虛飾。

妹妹爽朗地說：「記得回來喔……」儼然，我成了外人，必須靠著提醒，才能夠赴宴。終於明白想太多與想太少都是一種折磨，閉上眼，沒有太多的主義與想法，該來的終究會來，雖然對自己來說，這的確來得有點急速與措手不及，衷心地獻上祝福，卻是現在最重要的事情。

婚禮那天，周圍親戚朋友的人聲與炮竹聲，淹沒想對妹妹說的話語，隔著頭紗的妹妹，見不到她太多的面部表情。掛在手上、頸上金飾及婚紗，那沉甸甸的厚實感，如是拎也拎不走與原生家庭的牽連。拜別父母後，妹妹緩步地走進禮車裡，禮車一走，妹妹搖下車窗丟了扇子，我跟爸媽站在門口看著这一幕，心中滿是複雜。

「大哥，你忘了潑水了。」返回家中，叔叔想起了這件事，只聽父親小聲地說：「忘了就算了……」母親慢慢地走出家門，把妹妹丟的扇子撿了起來，彷彿想起了什麼，站在門口許久。我回到房間脫下西裝與卸掉臉上的粧，赤裸地站在鏡前，想著昨夜半夜開始梳妝打扮的妹妹，穿上禮服後，笑著問：「漂亮嗎？」在粉亮彩粧與雪白嫁裳下，她即將要走入另一個開始了。給她一個擁抱後，幫她把行李拿下樓，在各方親友祝賀與說法不一的結婚禮俗裡，就這麼亂紛紛與倉促促，然後就這麼結束了，現在樓下是靜悄悄的，只聽見牆上的老鐘秒針讀數聲，剛剛那擾擾的人聲，突然間全部都沉了下來，彷彿一切都不曾發生過。

走到妹妹的房間裡，一些尚未帶走的東西，靜靜地置於這方空間裡，物品若有知覺，可會捨不得這曾經相處的主人。坐在妹妹房間床上端看這曾經的轉換，母親輕聲地走進來，我伏在母親的肩上哭了起來，後來，母親也被逼出了淚水，於是我們在妹妹的房裡彼此安慰，相互拭淚。

隔天妹妹回到家裡，親戚朋友曖昧地問著妹妹，昨晚是否睡得還好？妹夫打趣地說：「我是一躺就睡著了，然後睡到半夜，聽見窸窣窸窣的聲音，原來是她哭了……」眾人聽完開玩笑地跟妹妹說：「想家了喔……」妹妹害羞地說不出話來，坐在一旁看著妹妹，想起昨日自己哭泣的模態，然後也笑了。

婚後由於工作地點的關係，妹妹每天還是來家中跟母親撒撒嬌，然後跟父親告別後再回家，母親是這樣說的：「感覺就像是在外租房子住，雖無法時時見到，卻還能見面。」這種軟甜甜的感覺，是某種思考昇華，是種轉化的心情。在農曆年倒數聲裡，第一次沒有妹妹同過的新年，在鞭炮聲歡騰氣氛裡，再也聽不見妹妹漫漫地說：「好吵喔……」的聲音，一個人靜靜地躺在床上，聽著遠近爆破聲響，想著屑紙四處飛散的地面，輕輕地對空氣獨語地說：「新年快樂！」

